

命运

叶辛

岁月书

命运迥异的一代上海人，指的主要是我年龄相仿的上海人，即退了休的老上海人，也即出生于1949年前后的一代人。

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一写这些男男女女，是因为我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他们。我们可以坐下来随意聊天，在旅途小憩中相遇，或是坐在同一张餐桌旁，一开口似乎就能找到话题，一有话题就聊个没完，仿佛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话。这些话都是一段历史。

比如，当年毕业分配时留在上海的一个同学，对大多数要离开上海、离开家去务农的伙伴们来说，他的福气是最好的。而且，他就被分配在离开家很近的餐饮公司，从他家所住的弄堂到他上班的单位，走路只要5分钟，连天天挤公交车的罪他都不必遭。于是，同学们纷纷吵着叫着要他请客，让他拿出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糖。可是，他既不请要好的同学上饭店，也没有买糖，而是愁眉苦脸地对众人讲，他去的单位名字好听，叫餐饮公司，实际就是分配到饭店做“饭师傅”。烧饭炒菜，还有什么理由请客？

众人一听也便释然，还有人，与其分去饭店干这种活，当“灶头军”，她情愿到农村去种地。

谁知就是这么一个“灶头军”，几十年后同学相逢时都争先恐后地围着他问长问短，开口闭口喊他“叶大师”（他和我同姓）。我往细里一问，原来他现在在本帮菜领域首屈一指的国家一级厨师，经他的手做出的油爆虾、八宝辣酱、虾籽大乌参、八宝鸭等上海本帮菜肴，吃得食客们“舌头也要翻出来”（沪语）。有同学拉我去尝过一回，叶大师本人没有掌勺，据说是他徒弟做的，一道道本帮菜吃得所有人交口称道。这实在叫我不得不佩服。

另有一位女同学，私下曾对闺蜜说，如果分配她到农村去，她肯定不去的。她敢于这么讲是有底气的。她当技术工人的父亲和当烟厂女工的母亲收入高，能养活她，可以让她在家里吃“老米饭”。尽管如此，在那个年头，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，面对整个社会掀起一阵又一阵上山下乡的高潮，压力也是很大的。

好不容易熬过了那阵风，她分配进了里弄生产组的滚筒组，拿上了那年头的上海最低工资。转眼间，大姑娘变成了老姑娘。里弄生产组的阿姨们也热心地为她介绍对象，不是她看不上人家，就是人家瞧不起她，终日谈谈就拜拜了。一晃几年过去，没有热心人来给她介绍对象了，连里弄生产组也结束了使命。她下岗后，回到双亲留给她的那套弄堂房子里。再后来老弄堂旧改，她分到外环线附近一套小三室一厅。

如今她一个人居住在那套房子里，过着淡泊安然的的日子。有老朋友问她，不觉得孤独寂寞吗？她只是平静地回答：我习惯了，一辈子下来习惯了。



命运交响曲（中国画）徐惠君



还有一位大先生，和所有人的命运大不相同。叫他大先生，一是因为他姓杜，在上海话里，“杜”和“大”是同一个读音。二是他如今财富自由，钱赚得很多，确实做大了。

大先生曾经随大流去了农村，当了知识青年。不过他基本没有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，连头搭尾只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农活。他认定这么干下去不可能养活自己，知识青年在农村举目无亲，又不会从自留地上刨吃的，老老实实待下去，怕只有饿死一条路！他是这么想的，竟然也这么对人！

有人转身打了大先生的“小报告”。别人提醒他说，你快躲躲吧，很快要抓破环上山下乡的典型分子，你会成为头号目标的！他一听吓坏了，山沟沟里有什么地方可躲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可他连回家的火车票钱都凑不齐，跑到省城买了车票，花了5天5夜，才像叫花子一样回到家里。

当他像个“小瘪三”一样出现在家门口，开口叫了声“妈妈”，他母亲的眼泪落下来了。当夜，他母亲含着泪对他说：你不要走了，就住在家里。有我一口吃的，当妈妈的就不会饿着你。不过你得听我的。

大先生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。他母亲让他待在家里，交给他一本裁剪书、一把剪刀和一叠报纸，说：

“你给我学做裁缝，什么人都要穿衣裳，你学好了这门手艺，凭劳动养活自己，过好人世间这份日子。”

大先生从此在家里钻研手艺，学得十分用心。三个月之后，他母亲让他到一个老裁缝家里拜师学艺。大先生确有聪明过人之处，老裁缝后来感叹地对大先生的母亲说：“你这儿子啊，半年工夫，把我一辈子积累下来的手艺本事和诀窍，全部学到手了！可以出去接‘生活’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母亲不相信啊。老裁缝肯定地点头：“包在我身上！你这儿子，是我几十个徒弟中最出色的。”

大先生的母亲再一次显示了她的过人之处，他让儿子到老家奉化去，因为奉帮裁缝是全中国最好的裁缝，他可以在上海师傅教授的基础上再学点本领。

大先生对妈妈言听计从，回到奉化乡下，专心地边钻研边实践。钻研指的是向有名的老裁缝学习，实践就是接一般的活儿养活自己。城市里没他的活儿，他啊，他就去偏僻乡村。五六年工夫，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裁缝。人们都知道有个师出名门的小师傅，活干得呱呱叫，收费又低，纷纷来找他做衣裳。他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，于是就有人推荐他，让他专事接

活，专门设计服装新样式，有了活儿众人一齐聚干。

没多长时间，大先生的服装缝纫社出名了，人们嚷嚷着要把牌子做大做强。这时，他母亲让他赶紧回上海，说街道服装厂听闻了他在老家的业绩，要聘他任总经理，与南京路、淮海路上的名牌店对接。此外，还要把他的户口从乡下迁回上海。他对我说心里话：“叶辛啊！什么做衣裳、做领导都是假的，我就是冲着街道这句迁户口的话回上海的。”

关于大先生后来如何做的，同县知青中传播得很多很广了，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。不过我也没心思听了，我认定了大先生办事有这么一股劲，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的。

第四个我要介绍的同时代上海人，是位女性。细心的读者一定看出来，我选择的同时代大上海男女，都是当年上山下乡高潮之中的“漏网之鱼”。或者说，他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，躲开了去乡下的那条路。

这个“香港女”也是一样。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来了，该去云贵农村的她生了肺结核，住进了隔离病房。一年半之后，病愈出院休养结束，下农村的高潮过去了，况且她说香港的姑姑来信，欢迎她去那里，还说正在积极想办法给她办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旁人都讲不清楚，她本人也讲不明白，就知道姑姑说了，要她耐心等待。等了二三年，全弄堂的人都晓得她是要去香港的，而且她姑姑还回过上海一次，挽着她的手在弄堂里走出走进好几位，人们都见了，说她姑姑是个很有地位的中年妇女。其他不讲，单她那一身裁剪合体的衣裳和衣裳的料子，上海滩都没见过到。

时间长了，街道派人来关心她，对她说，你年龄再大上去，一时半会又去不了香港，现在纺织厂正缺人手，你去上班吧。全民所有制工厂、全劳保等，香港手办出来了，你同样可以走的。她想想也是，便同意进工厂当了一个挡车女工，三班倒。

这一干就是多年，她从一个新手女工变成了一个熟练工，年轻进厂的小姑娘叫她师傅了。做一个班，光是来来回回盯着机床走路，就要走几十里。这个几十里，有的说是60里，有的说还要多。我没核算过，但是在弄堂里看见她瘦削的脸蛋和深陷的双眼，还有一阵风就能吹倒的细瘦个子，我知道她上班并不轻松。可弄堂里的老老小小，还是叫她“香港女”。不冤枉人们叫了她这么久“香港女”，1977年，她的姑姑还是把她的赴港手续办妥了。她不恋爱、不在上海找对象，终于去成了香港。

她住过的老弄堂改造前，她回过一次上海，住在宾馆里，在弄堂里露了露面。见到她的人都说，她长胖了，衣服穿得很光鲜，比做挡车工时还显年轻。

后来，老弄堂的老邻居们很少见面了，关于“香港女”的信息就更少了。只是听说，后来她在香港找的比她年龄大很多的丈夫去世了，她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，只是没有子女。有人猜测，她还准备结婚，后来究竟如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觉得她也算一个命运迥异的同时代上海人吧。

书斋漫笔

苏轼说：“圣人之道，自本而观之，则皆出于人情。”其弟苏辙也说：“六经之道，惟其近于人情，是以久传而不废。”这与俗语所说的“不识字，不要紧；不识字，不可行”和《论语》所说的“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”，印证了同样的人生哲理。

孔子说：“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”儒学之道，就是仁。仁者就是周公制定的礼乐；礼者所以分别不同人等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；乐者所以和合不同人等上下长幼尊卑的秩序——这便构成人情的基本准则，而它的具体实施，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做起。作为人生的本质，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一分子，而所谓人际关系，就是与人相处，不仅与志同道合的人相处，更与不同层次的人相处。而所谓“人情”，便是人与人，尤其是与不同层次的人日常相处的情商。曾子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“忠”，就是要对别人好；“恕”，就是要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好。只要不违反社会法纪、公序良俗，我不可看不惯任何人，包括看不惯自己的人。所谓“君子成人之美”而“不言人之不善”“言人之不善，其如后患何”是也。

《孟子》中反复讲到：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”即便如此，仍“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；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！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；我必不忠，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。君子曰：此亦妄人也已矣，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”

在非原则的问题上，如果因为别人看不惯我、指责我而坚持“原则”与之争辩，那么，不仅是非越辩越糊涂，而且，事情会越闹越大到不可收拾。如李贽的为人处世，“尊己卑人”“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，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”，无事生非，强词夺理，得理不饶人，自然到处树敌，连他的朋友见了，也避之唯恐不及。

不通成人之美、与人为善的人情者，除李贽那样的极端之外，更多的表现为一肚皮学问却不识世俗人事的“书呆子”。比如乾嘉学派的许多专家，埋头书斋，皓首穷经，“学问”大得不得了，人情则

近乎不通，甚至于亲友间的庆贺哀吊也一概视作“俗事”而摒绝！曾国藩“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、钱辛楣、段懋堂、王怀祖诸老，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，直逼汉唐，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……颇觉不解”。文章者，所以抒发性情，乾嘉学人不通人情如此，又怎能写出感动人心的好文章呢？至于他们高大上的“学问”，因为“终日不出于轩序”“至弄百事不关于心”而徒“勉焉以格言语”，于真正的学问，实在是欧阳修所说的“愈力愈勤而愈不至”的。对于这类不通人情的“学问”，我们“惜行挂楚，所以处于清高，盖护其短也”，这正反映了人情要求我们对不通人情的人和事也要讲人情的道理。但这样也不成了乡愿？并不是的。因为，人情的成人之美是有原则的，即前面所讲的社会法纪、公序良俗；而乡愿的好好先生则是没有原则的。《论语·阳货》以“乡愿，德之贼也”。并不是因为它与德相反，而是因为它与德太相似了。正如“恶紫之夺朱”，并不是因为紫与朱的色彩如黑白般的截然不同，而是因为它们都倾向于红色。

此外，与不通人情有程度的不同，通人情也有火候的差别。《东坡志林》中讲到南朝的刘凝之、沈麟士均为人所称者，均履而地“予之”；后来认履者均得其所失而送还之，刘坚辞不受，沈笑而受之——苏轼认为，“此虽小节”，却反映了人情火候上的差别，“人处世，当如麟士，不当如凝之也”。

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——儒家这一“天下归仁”的理想，使我想起少年时一个乡下的习俗。左邻右舍，平时难免为一些琐事磕磕碰碰

而争得面红耳赤、势若水火，但任一家，偶尔因为过生日之类的“喜事”而下大肉面、包菜肉馄饨，在那饥荒的年代，那被视作难得的“美食”，则无论东家长西家短，必每家送上一碗共享，而决不开吃“独食”。这，不正是“人处世，当如麟士”的“礼失而求诸野”吗？即“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”的人情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——天下一切学问，皆赖通达人情才成其为真学问。



扫码关注朝花时文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人情与学问

徐建融

料理书囊归去也

1932年元旦，吴石在东京自诩为“榕庐”的寓所里，俯首在案台上奋笔疾书，为自己的专著《最新军事航空述要》写下“弁言”，为全书作了引言，撰稿阶段告一段落。随后，他将文稿从东京邮寄给故宫印刷所去编辑、排版。

《最新军事航空述要》作为吴石的军事研究的处女作于1932年8月由故宫印刷所出版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发行。全书从近代科学战与航空机、各种飞行队用法、都市爆击、国土防空、列国空军之势力等多方面阐述军事航空发展的新动向。《最新军事航空述要》表明他在民国军事研究的舞台上已崭露头角。尽管吴石作为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才生还在求学中，文章以实战案例分析为主，但不能否认他的学术才华开始展露，特别是收集各方面情报资料能加以有效取舍的能力有过人之处，其选题也能抓住军事研究的薄弱点发力。该书运用众多图表、图示，书后附录如《要地边防空要图》《爆击机行动半径一览图》等示意图，绘制专业精细，一目了然，将复杂的军事关系表现得清清楚楚，显示出他比较扎实的研究功力和出众的军事参谋的天赋。

在日本期间，吴石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。除了在学习中提高外，他还在盛开的樱花中找到纯洁的友谊，日本人民的善良、友好留在他的记忆深处。当地一个叫大野的医生，经常替吴石一家治病。一次，大野在吴石家看完病，吴石夫人王碧奎感情挽留大野吃饭。请客人吃饭，王碧奎自然拿出看家



冷月无声 吴石传

郑立著

本事，为大野准备了一桌可口的中国菜。色、香、味俱全的闽菜，让大野医生大饱口福。他边品尝边不停地赞叹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一再要吴石夫人到家来做中国菜。王碧奎为此多次上门大野医生家，手把手教大野夫人烹饪太平燕、鼎边糊、香露河鳗、醉糟鸡等福州菜，两家不时来往，成为好朋友。1934年秋，吴石一家回国时，大野先生闻讯特意赶来，洒泪相送，把最珍贵的传家宝日本宝刀送给吴石，留作纪念。

吴石独处异乡，时时盼望友人的来信和光临。久别的友人到来，给予他莫大的喜悦。他平时不爱说话，这时率真热情，叫夫人准备佳肴，盛宴迎宾，与友人一边畅饮美酒，一边自己兴奋地讲起福州评话，欢乐的情绪感染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1931年夏，吴石与到日本访问的好友何遂相聚于东京。在何遂留日期间，两人频频见面，相谈甚欢。两人就中日局势进行了探讨，对一些日本军阀的图谋做出共同的判断。何遂回国后，曾对家人说：“日本人要在东北挑起事端。”事实正如他们所言。吴石在日本的生活稳定下来后，将

全家人带到日本共同生活，家里多了生气。恩师之子何敦诚的到来，使全家更热闹了。何敦诚专程去日是为了进修法律。为了年幼的吴韶成尽早学习知识，吴石让何敦诚课余为吴韶成进行家教。那时，吴韶成只有6岁，调皮、不懂事，愣是不听何敦诚的教导，什么事都喜欢和老师对着干。有一天，吴韶成趁着何敦诚休息的时候，用毛笔蘸墨水在睡梦中的老师脸上画画，画着画着，何敦诚突然醒来，当场哭了出来。吴韶成的伎俩自然没能躲过父亲的法眼。吴石放学回来，便对儿子好一顿怒斥，指着儿子说：“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老师。尤其是作为具有深厚儒家思想的中国人更应该尊师重道。”见丈夫越讲越激动，夫人在一旁开玩笑说道：“学生没哭，倒把老师气哭了……”没想到为了这句话，不但没起到开脱、缓和的作用，反而火上浇油，夫妻间又大吵一通。

这一段轶事长久留在吴韶成的记忆中。2003年，我在访问吴韶成时，他清晰地提起这件事，认为父亲是一个墨守传统的人。作为一个恪守传统美德的中国人，吴石酷爱梅、兰、松、菊。他倾慕

“餐荐夕英，杯迎朝露，长年修洁，寒花伴”的生活，即使在日本学习期间，在寂静的院落中因有花草相伴，他眼前的世界也并不孤寂。

1933年11月，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式隆重举行，吴石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，登上主席台，骄傲地领取毕业证书，他的成绩排列为该届第一名。在东瀛呼呼的风里，他仿佛听到祖国的召唤，他与家人抓紧收拾行囊，准备启程回国。贤惠的妻子确实是位理家能手，面对成堆资料、书籍及日用品，有条不紊地打理，最后打包成56大箱。

这56大箱，多为吴石悉心收集的兵书及秘密材料。谁能料到这些兵书、资料在日后抗战岁月中派上用场，迎来他作为中国军人的自豪和荣誉。再见了，日本！吴石在那里度过了他从35岁到40岁的时光。将近5年的光阴，在他身上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：当他初到日本时，是从北伐中走来的青年军官；而当他踏上归途的时候，已经步入中年。在这5年间，他不仅打下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，摸清日本国情以及中日之间的问题，而且他的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在千里之外的海外，他似乎听到狼烟四起，枕戈待旦的祖国在深情呼唤！

吴石带着儿子吴韶成站在邮轮甲板上，手扶栏杆向着浩瀚的太平洋远望，潮湿的海风打在脸上。他心绪如海浪一样起伏，轻轻地吟咏：

松风楼雨海邦幽，留滞扶桑已五秋。凡见匠人戕大木，也曾激浪过孤舟。地偏思恋浮屠窟，天坠长陪杞土忧。料理书囊归去也，自应追忆此间游。是啊，旅居日本5年的生活多么像梦中的神游。别了，日本！吴石的一个人生阶段结束了。（十一）

连载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98